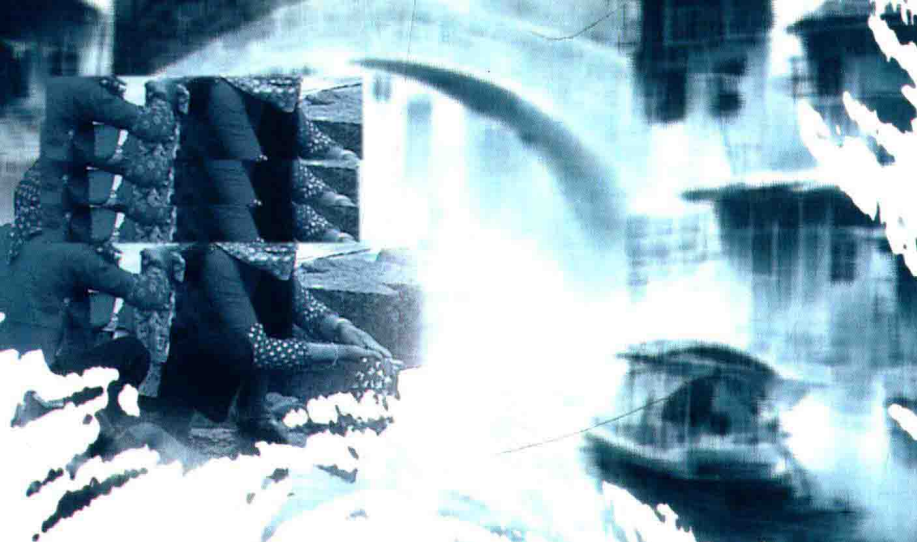




盐河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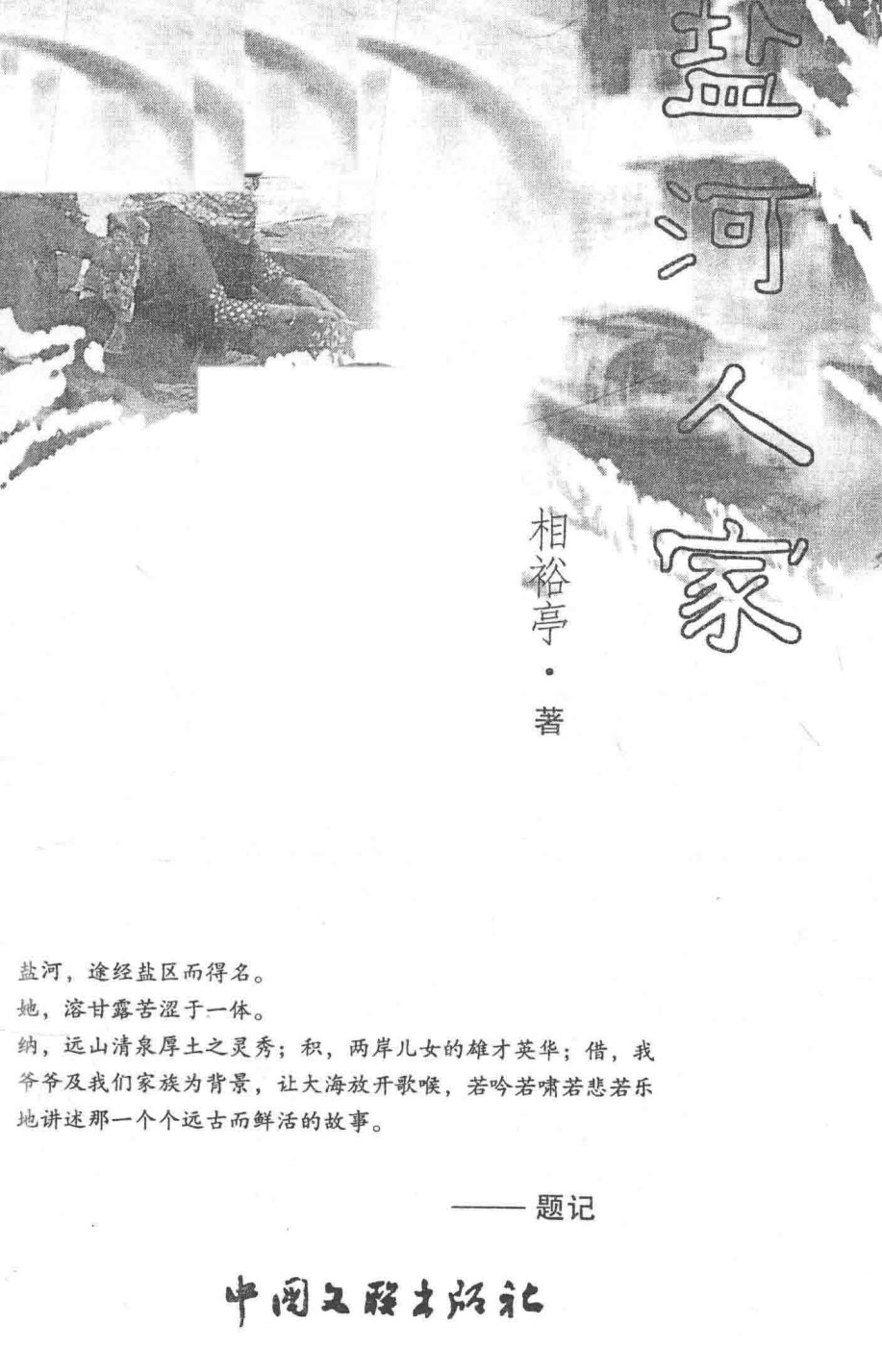
相裕亭·著

盐河，途经盐区而得名。

她，溶甘露苦涩于一体。

纳，远山清泉厚土之灵秀；积，两岸儿女的雄才英华；借，我爷爷及我家族为背景，让大海放开歌喉，若吟若啸若悲若乐地讲述那一个个远古而鲜活的故事。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盐河人家

相裕亭·著

盐河，途经盐区而得名。

她，溶甘露苦涩于一体。

纳，远山清泉厚土之灵秀；积，两岸儿女的雄才英华；借，我爷爷及我家族为背景，让大海放开歌喉，若吟若啸若悲若乐地讲述那一个个远古而鲜活的故事。

——题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盐河人家/相裕亭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6

ISBN7-5059-4044-8

I.盐… II.相…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266 号

书 名	盐河人家
作 者	相裕亭
责任编辑	李秉建 卞绍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6.5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4044-8/I·3144
定 价	22.80

目 录

打码头	1
亮背	4
喝汤	6
泡脚	9
去手	12
自残	15
后院	20
远嫁	23
报喜	25
分盐	28
团圆	30
家丑	33
赴宴	36
新竹	38
夜雨	41
砍竹	44
放竹排	45
出山	48
回娘家	50
进城	53
抢竹排	55
悄悄话	57
打热粥	60
大喜	62

让位	66
双喜	68
上路	70
迎客	72
野宿	75
走偏门	77
住后院	80
睡耳房	82
换房	85
闹门	87
改名	90
分竹园	92
坐花轿	95
送货船	97
卸船	100
画脸	102
家教	105
纳妾	106
当妾	109
赌酒	112
遗嘱	114
年会	116
叫板	119
接妾	122
狠招	124
送行	127
重教	129
偷情	132

目 录

劝学·····	134
亲人·····	136
孀娘·····	139
仇人·····	141
慈母碑·····	143
砸碑·····	146
替罪羊·····	148
荒年·····	150
黑状·····	153
罢官·····	156
换轿·····	158
夙愿·····	160
天路·····	162
写在《盐河人家》落幕·····	李夫建 166
小小说镌刻出的历史画卷·····	张峦耀 169
盐滩上堆起金子塔·····	宗利华 176
刮目相看相裕亭·····	魏西风 183
三张面孔·····	李利君 189
在记忆中行走·····	侯德云 193
人说盐河好风光·····	相裕亭 196

打 码 头

盐河，途经盐区而得名。

盐河上游，一直延伸到青翠欲滴的双乳山。雨后初晴，站在盐区码头，可以隐隐约约地望到双乳山的“乳沟”间，悬挂起一条飞流直下的银链，那就是盐河的源头。

盐河下游，河面加宽，人为的开挖成盐河码头。盐河码头那宽阔的河面上，晴天亮月里，平平荡荡，宛如大家闺秀。赶上雨后山洪咆哮，正巧又与下游的海潮相冲撞，那波涛如酩酊大醉的壮汉，横冲直撞，势不可挡。

来往的船只，穿梭在河面上，停泊在盐河码头。外来的货物和本地的海盐，在那里忙忙碌碌地装卸。

一条条颤悠悠的跳板，搭成了一道道悬在船与盐河岸边的临时“桥梁”，光着脚板的汉子们，伸长了脖子，喊着号子，歪歪斜斜地扛来一个个压弯了他们腰杆的盐包或外来的布匹、烟、酒、糖、茶之类，“吱呀吱呀”地踩上那上下欢畅的跳板，脊背上的汗水，顺着他们的腭沟流进裤裆，“噼叭、噼叭”地跌进他们脚下波涛滚滚的盐河里。

这就是盐河码头上的脚夫。

他们大都是异乡而来的穷汉子，凭着自己的一副好身板，两手空空的结伴而来，有的还领来了女人和孩子。沿河堤搭起一个个低矮的“地笼”棚，那便是他们风里、雨里的家。

随时一声惊呼：“船来喽！——”

“地笼”棚里，那些正在搓脚板、找虱子、抽叶子烟、谈论女人美处的汉子们，猛然间，就像遭到野狼骚扰的羊群一样，惊惶惊恐地钻出窝棚，席卷般涌向盐河码头。

最先到达盐河边，而且是第一个踏上那条伸向盐河木船跳板的，便主宰了那条船上货物的装卸权。他喊呼谁，谁就可以跟他一起扛大包，谁就能挣到船老板白花花的银子。

这样的规矩，不知坚持了多久，骤然间便被武力争斗所代替！

各地涌来的汉子们，全都盯上了船老板手中的银子，以乡情、父子、同胞、家族相互联帮，形成了一个个争霸的团体，各自派人昼夜守候在码头上，不等船只靠岸，便有三、五个不同家族或帮派的壮汉，同时踏上了那条船的甲板。

刹那间，争吵与怒吼，都是徒劳的！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棍棒、拳头。

殴打中，一同滚进盐河的，那是常事。残酷的，要算是棍棒在对方头上“咔嚓”一声折断，或是棍棒下劈开的头颅，鲜血像礼花一样绽放！

那种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是家族、帮派之间弱肉强食的较量！也是生存的本能。有时，一群男人倒下了，另一群男人又涌上来！最后，连持刀追来的女人和孩子，也都相继倒在血泊中。

爷儿们，把械斗中能挂上“彩”的，算作穷汉子中的英雄！敢往死里拼杀的，那是英雄中的英雄！大伙儿都把求生的路子，盯在了盐河码头。而盐河码头又容不下那些蜂拥而至的汉子们。头破血流中，都知道那不是办法。但，谁也没有别的办法。

忽一日，斗红了眼的汉子们，想出了一个选取龙头老大的损招！

两个彪形大汉，抬来一口八印大锅，支在盐河码头，架起干柴，燃旺了一锅“咕嘟嘟”冒着青烟的热油。

最先被扔进油锅的，是一只事先准备好的耗子。

那时间，油锅里已经青烟缭绕。围在油锅边团团转的汉子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拭目以待。

然而，当那只“吱吱”怪叫的耗子，被扔进油锅后，凄惨的尖叫，瞬间就被“噼噼叭叭”的油炸声所代替，几乎是眨眼工夫，那只浮在油面上蠕动的耗子，便散发出了焦糊的膻腥味，如一块乌黑的焦炭一般，在

油面上收缩、变小，并滋啦啦地冒着缕缕青烟！围在锅边的汉子们，一个个全都看傻了。

随后，就听有人大吼一声：“抓码头喽！——”

喊声中，油锅里被人“喳喳喳”撇进三块亮闪闪的大洋。

摸吧，哪个爷们有种，能在油锅里摸出那三块大洋，这码头就是他的。

一时间，围在油锅边的汉子们，有挽胳膊的，有瞪眼的，可就是没有哪个真的把手臂伸进油锅中去。那油锅里的油翻滚着，或许你的胳膊没伸到锅底，就已经变成刚才那只燃烧成炭灰状的耗子了。所以，尽管油锅边的汉子们都跃跃欲试，但，谁也没有把胳膊真的扎进那冒着青烟的油锅中。可不摸出那油锅里的大洋，这盐河码头又该怎样定夺呢？

焦灼不安的期待中，锅底下的干柴却愈燃愈旺，眼看就要冒火苗的油锅，把蹲在前面的汉子烤得大汗淋漓。

忽而，有人大吼一声：“闪开！——”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蹲在锅边的一个大汉，两眼喷着凶光，突然把一只胳膊扎进了深深的油锅！一声惨叫，那人当即倒在锅边。

“还有哪一个，上！”

喊号的人，大声鼓动大家。已经倒在油锅边的那个人，就是我爷爷。

我爷爷的手还没有伸到锅底，就已经不是他的手了。我爷爷饱含着遗憾的泪水倒在油锅边，他紧咬着牙根，痛恨自己没有摸出大洋，一块也没有摸到。

维护我爷爷的汉子们，把我爷爷从锅边抱起来的时候，我爷爷那只燃如焦炭的胳膊上，还在冒着扑扑的蓝火苗。

我爷爷的亲信们急眼了，一个个怒吼着，帮那喊号的人叫喊：

“上呀！”

“还有哪一个有种的，上！”

“.....”

喊声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围观的汉子们看到我爷爷那副惨状，一个个呆若木鸡！再也没人敢把胳膊伸进那冒着青烟的“咕嘟嘟”油锅里。

从此，盐河码头就是我爷爷的了。

亮 背

我奶奶的后背很漂亮。

许多年以后，我爷爷一想起我奶奶初嫁时，那白嫩如羊脂的后背，眼睛里立马就会充满激情！

但是，我爷爷不喜欢我奶奶。

我爷爷娶了我奶奶以后，又在盐区娶了小奶奶。

我奶奶从来不过问我爷爷在外面的事。以至，我爷爷在盐区丢掉一只胳膊，我奶奶都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我爷爷娶我奶奶的时候，根本就不认识我奶奶。

我奶奶出嫁的时候，很气派！送亲的队伍，一直绵延到双乳山的后山腰。

洞房花烛夜，我爷爷猛不丁地掀开我奶奶的大红盖头，我奶奶害羞地把脸拐在一旁，我爷爷弯腰要去抱我奶奶，我奶奶拧着身子，摆弄着手，让我爷爷先到一边去。

我爷爷这才醒悟，我奶奶做了一整天的新娘子，尿尿都憋在大红的裤子里。此刻，关门、净房了，她也该放松一下。

我爷爷殷勤地想给我奶奶端小马子（尿盆），我奶奶摇头，又摆手，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官人，我的大官人，这可使不得！”我奶奶没好说，女人家的小马子，只有女人来端，男人端了，是要掉火星的。

我爷爷的家境并不是太富裕。

我奶奶可是双乳山那边有钱人家的女儿。她嫁给我爷爷的时候，双乳山上的一大片竹园子，都跟着我奶奶嫁了过来。我奶奶虽然没进过学堂，但我奶奶能读懂《百家姓》、《女儿经》，还有《西厢记》哩！她知道每个男人头上都有三把火，那是男人在外面支撑天下的资本，一旦是让男人端了小马子，头上的火星就会灭去不少！

所以，在大婚的那天夜里，我爷爷殷勤地想给我奶奶端小马子，被我奶奶执意挡在一边。我爷爷退到外面的客房里，燃上一锅烟，等我奶奶方便完了喊他，可我爷爷在外面客房里连抽了两锅烟，都没有等到我奶奶喊他。

我爷爷等不急，走近洞房，轻轻地清了一下嗓子，暗示洞房中的我奶奶，他要进来了！可洞房里没有反应。我爷爷顾不得那么多了，随手掀开那雕龙绣凤的门帘。

刹那间，我爷爷愣在那儿了，洞房里红烛的温馨，让我爷爷找不到我奶奶躲在哪儿啦！

细看，才惊喜地看到，我奶奶已经默不作声地躺在细软的婚床上了。

最先映入我爷爷眼帘的，恰似一块亮晶晶的软玉。那可是我奶奶半露在棉被外面的白如羊脂嫩的后背哟！中间，还系着一道打着鸳鸯结的红线绳儿。那个纤细、乖巧的鸳鸯结儿，不紧不松地系着我奶奶胸前的花兜兜，它正期盼着我爷爷一下一下地给她解开呢。

那一年，我爷爷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我爷爷，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鸳鸯结儿，要他亲手去解开。我爷爷看到我奶奶那么白皙的后背，一下子就呆在那儿了！

我爷爷从来没见过女人那么好看的后背，更没有想到女人的后背，竟是那样的好看！

我爷爷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奶奶那亮闪闪的后背，下意识地磕掉手中刚刚点上的一锅叶子烟，眼睛始终没离开我奶奶那光滑滑的后背儿，手中“噼叭噼叭”地连解下两三层衣扣儿，胸腔里涌动着的激情，就

像盐河中奔突而来的山洪遇上势不可挡的海潮那样，一下就涌向我奶奶的婚床上……

第二天，我爷爷才看清我奶奶是个麻子，而且，脸上的麻窝中，是大麻子套小麻子，麻子里面还有麻子。

我奶奶奇丑无比！

我爷爷一下子傻了。

我爷爷的大哥，就是我的大爷爷，劝导我爷爷，说：“男人三件宝，丑妻、薄田、破棉袄。再说啦，人家不是带着那片竹园子来的嘛！”

我爷爷的爹死得早，凡事都听我大爷爷和大奶奶的。

但，这一回，我爷爷弃婚而逃。

喝 汤

小奶奶被人领到我爷爷身边时，我爷爷连眼皮都没抬一抬。

那时间，我爷爷的一只胳膊，刚好被锯去一节儿，我爷爷咬牙切齿地盯着断臂上的白纱布，恨不得连命都不要了，哪里还有正眼去看我的小奶奶长得丑俊哩。

不过，那时间小奶奶还不是我的小奶奶。她是那些感激我爷爷舍臂拿下码头的汉子们，凑足了银子，去城里的大戏院里挑来伺候我爷爷的，芳名：香莲。

香莲长得很漂亮，像画上的女孩子一样美！她腴大、腰细、奶子撅、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任你是铁石心肠的汉子看了，都会心里发软的。

她刚来的时候，脸上还挂着泪珠。可她一见到我爷爷，就悄悄地抹去泪水，精心照料我爷爷了。

香莲在来盐区的路上,有人已经对她讲了,说我爷爷是个英雄!为争盐河码头,一只胳膊都搭进去了,还有什么条件不能让他满足的,香莲就是来让我爷爷得到满足的。

我爷爷说他要一个漂亮的妹子来伺候他。其实,那时,我爷爷的胳膊正钻心窝子一样疼,他那是在说胡话呢。可那些感激我爷爷的汉子,当真就凑足了银子,去城里把香莲给领来了。

香莲温情似水!可我爷爷拿她不当人。

我爷爷的胳膊刚做过大手术,断口处疼痛时,脾气异常暴躁!我爷爷曾当着很多人的面,一脚踢翻了香莲给他端来的一小碗粉条子萝卜汤。

那可是郎中一再叮嘱香莲,手术后要大补的。可我爷爷看着香莲嘬着樱桃小口,一路吹着碗里的热气走来,不知怎么,一脚就把她手中的碗给踢翻了,还骂香莲和身边的人:

“滚,都给我滚!”

香莲含着泪水退到一边,看我爷爷护着他的断臂,不停地拿头往墙上撞,香莲的泪水止住了,她理解了我爷爷的难处,那断臂,痛呀!

于是,香莲默不作声地蹲下身来,一块、一块地拣起地上的碎碗片。

回头,香莲又把一碗新做的粉条子萝卜汤煮好,端来。

刚刚疼痛过后的我爷爷,可能此时正想吃东西,看着香莲端来牛眼样大小的一小碗粉条子萝卜汤,让她回去用大锅煮来。

我爷爷的饭量大,一顿能吃三斤干面馒头,外加半小盆粉条子萝卜汤。

可那天,香莲被我爷爷一吓唬,回到厨房,煮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盆粉条子萝卜汤。双手端到我爷爷跟前时,我爷爷端坐在饭桌前纹丝没动。

香莲知道我爷爷要她喂,先装上一小碗,白嫩嫩的小手,高翘着兰花指,一边搅动着汤里的热气,一边小口吹着勺子里将要送到我爷爷嘴边的汤。

我爷爷刚把汤吸到嘴里，便“扑”地一口，把满口的粉条子、萝卜汤，全都喷到香莲那好看而又委屈的小脸上了。

香莲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泪水含在眼窝里都不敢流下来。

我爷爷却冷板着脸，怒斥她：“盐呢？”

香莲这才知道，汤里忘了放盐了，连忙抹着泪水，向我爷爷赔不是。在我爷爷的眼睛里，香莲是弟兄们花银子为他买来的，他想怎样，就怎样！连个粉条子萝卜汤都煮不好，哪那行呀！

回头，加进盐的那盆粉条子萝卜汤再端上来，我爷爷刚咽下一小口，又把脸沉下了。

香莲大张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想听我爷爷发落，我爷爷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大吼一声：“咸了！”

接下来，我爷爷连续咳嗽了两三声，香莲想给我爷爷捶捶背，我爷爷一下将她拨弄开，怒吼道：“你喝！”

香莲看我爷爷恼怒的样子，脸色吓得蜡黄！香莲不敢抬头看我爷爷，端起那碗汤，当真是一口气喝下去了。

香莲原认为喝下那碗咸汤，我爷爷就会放过她，没想到，我爷爷又指着盆里的汤，逼她统统喝下！

香莲不想喝，她抬起泪眼看着我爷爷，无助的眼神中，乞求我爷爷饶过她吧，可我爷爷不知怎么，硬逼着香莲：“喝！”

绝望中，香莲一碗又一碗地就着她的眼泪，喝下了那盆粉条子萝卜汤。

数年以后，香莲成了我的小奶奶，只要一提起当年伺候我爷爷断胳膊时，我爷爷逼她喝粉条子萝卜汤的事，每回都是眼泪淋漓的。

泡脚

我爷爷尝到了泡脚的舒坦，大白天都要呼喊香莲，给他烧水泡脚。

我爷爷断臂上裹着白纱布，郎中交待不能出门，尤其是不能到盐河码头上，码头上的风硬！怕伤风感染。

我爷爷只能困在河堤边“地笼”一样的小席棚里，整天没有事情可做。香莲陪他吃过早饭，收拾过碗筷，就开始琢磨午饭该吃什么，是猪肉炖粉条子呢，还是小鱼烧老豆腐？

香莲在一边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是想等我爷爷开口。可我爷爷什么都吃腻了，他一言不发！

我爷爷用一只胳膊，换来了盐河码头。

如今，别看我爷爷只有一只胳膊，而且是闲在家中，可盐河码头上，上百条大小船只的大小事情，都是我爷爷一个人说了算。我爷爷再不需要亲自去扛大包了！我爷爷的银子花不完。

码头上，有个外号庞秃子的老伙计，是我爷爷信得过的人，他为我爷爷凑份子，我爷爷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只要我爷爷提出来，庞秃子都要想办法给他办到。

所以，香莲在一边自言自语，是想从我爷爷口中得知他想吃什么。我爷爷睬都不睬她。

我爷爷连香莲都有些玩腻了！他想跟她睡觉，自个的手都不用动一动，只需喊一声：“把裤子给我脱了！”

香莲这就得快点去伺候我爷爷。

我爷爷说，背上哪地方有点痒，香莲立马就得勾起她小鸟蛋壳一

样的指甲儿，一边摸着爷爷宽阔的脊背，一边小声地问我爷爷：“是这儿吗？”我爷爷不吱声，她就得换一个地方，再问：“是这儿吗？”直至我爷爷说：“挠吧！”她这才知道，终于找到了痒痒处。

香莲最怕爷爷不吱声。

我爷爷不吱声的时候，心里头一定有想法了！他想盐河码头上停靠了多少船只；想双乳山脚下，他那个遥远的家园和我奶奶出嫁时带来的那片竹园子。等想到眼前这漂亮、可人的香莲，怎么就沦落到城里的青楼里时，我爷爷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

我爷爷的确在心里头喜欢上了香莲。

但，我爷爷忌恨香莲是个妓女。

我爷爷一想到香莲是个千人骑过的妓女，就拿她不当回事了，甚至连多看她一眼的精神都没有了。

这一天晌午，阳光像个馋嘴的小猫舌头一样，温情地伸进了我爷爷的小席棚里。

那时，香莲与我爷爷已经默默地对坐了小半天，门口的阳光一点一点照到我爷爷的脸上时，我爷爷就拿手把眼一挡，半躺在竹椅里不说话了。

香莲闲在一边无聊，突然对我爷爷说：“我给你泡泡脚？”

我爷爷没有吱声。

香莲看我爷爷没有吱声，就认为我爷爷默认了，起身去端来一只大大的木盆子，掺兑好冷水、热水，来给我爷爷脱鞋子时，我爷爷猛不丁地问了一句：“大白天的，洗脚干什么？”

香莲一边给我爷爷脱着鞋子，一边极为温情地说：“舒坦！”

我爷爷猜到，香莲可能又在变着花样让他欢心了，就半躺在竹椅上，任香莲把鞋子给他脱了，布袜子给他扯到一边，他都没动一动。

接下来，等香莲把我爷爷的一双大脚丫子泡到木盆子里，并用她那双白如面团的小手，来回给我爷爷拿捏脚丫子时，我爷爷这才感觉到舒坦，真舒坦！

当即，我爷爷一脸高兴地坐了起来，看着香莲那双可人的小手，不

停地撩动着水花，往我爷爷脚上浇着，又用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捏着我爷爷的脚，来回玩味着。直到我爷爷又舒坦地躺在竹椅上，香莲这才把我爷爷泡好的脚，先搬起一只，擦干净，放在自己大腿间，又去搬弄另一只时，我爷爷刚擦干净的那只大脚丫子，正好触到了香莲那鼓囊囊的胸口上，我爷爷觉得很有意思。

第二天，不等香莲提醒儿，我爷爷自个都想泡脚了。我爷爷活了大半辈子，这才知道，泡脚还是人世间的一种享受！

接下来，我爷爷每天都要泡脚。有时，一天要泡几次。

这天午后，香莲又端来热水要给我爷爷泡脚时，我爷爷突发奇想，让香莲也把鞋子脱了，与他一起在木盆里泡脚。

香莲笑，说：“还是我来给你泡吧！”

我爷爷脸色板板地说：“不，咱们一起泡。”

香莲看我爷爷说得认真，就把自个的鞋子、袜子脱了，与我爷爷一脸笑意地泡起脚来。

即便是那样的时候，香莲也没有忘记伺候好我爷爷，她一边用她的小脚，为我爷爷揉搓着脚面，一边还弯下腰来，捏拿我爷爷的大脚丫子。

我爷爷看香莲那双蠕动着的小脚，在水盆里活动个不停，不知怎么，突然对香莲的那双小脚产生了兴趣，弯腰从水盆里捉住香莲的一只冒着热气的小脚，如同河塘里刚刚摸出一节鲜嫩的莲藕，举到眼前，希奇如宝物一般左右扭动着端看。

突然，我爷爷冷下脸来，问香莲：“这脚，可是干净的？”

刚刚还在笑呵呵的香莲，当即没了笑声，她静静地看着我爷爷，鼻子一酸，无声的泪水，就像柳枝上掐去嫩芽后所冒出的苦汁一样，止都止不住地冒了出来。

香莲知道，我爷爷问她的，是指她那双鲜藕一样的小脚，是不是也被别的男人捏拭过？

这话，如刀子一样，直戳香莲的心窝。